

蜀文明在有自己的特点之外，也具备与华夏一致的文化礼制系统。

## 神秘浪漫的古蜀文明

古蜀文明崇尚巫蛊文化，带有神秘主义，独具特色。但是从公元前316年古蜀国被秦国所灭开始，古蜀文明开始被中原文明同化，逐渐融入中华文明之中，在汉朝初年消失。

在李竞恒看来，这样的一种流变是自然的现象，因为中原文化是经历过轴心突破的，相对于古蜀原住民文化而言更为先进，具有更强的影响力和同化能力。据《汉书·循吏传》记载，西汉景帝时蜀地的太守文翁将巴蜀精英都送到国都长安去学习，或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当时的博士，按照钱穆考证，有儒家的，也有黄老、法家的。由于中原郡县制和律令管理制度在蜀地的确立，要在这样一种社会中跻身于上层社会，就必须掌握中原的经学或律令等知识，因此《汉书·循吏传》说当时蜀地富人甚至出不少钱让子弟去受中原式的教育。这样一来，蜀地的上层人士接受了中原文明的熏陶，为了自身的发展，不会再选择遵循古蜀文明的框架。“当时的人如果还守着古蜀文明的生活方式，可能只能去做占卜师。”

不过，古蜀文明里的神秘主义文化部分，在后来的道教中传承下来。东汉时期，蜀人张道陵在蜀地创立道教时，在符文中就使用了很多古巴蜀的文字符号。再如，道教中关于“羽化登仙”的观念，可能就源于古蜀文明中以人首鸟身神像

为特征的鸟崇拜，古蜀早期几代蜀王族名，就是鸟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认为：这种三神组合以后也在蜀地继承和发扬，都江堰在秦汉时期的“三神石人”、早期道教的天地水“三官”等以及后来流行的一主二从的佛像、道教造像的像设布置，可能也有古蜀文明宗教礼仪传统的影子。

“要观察一个文明的思想核心，应该看它的宇宙观是怎样的。”李竞恒向《新民周刊》记者表示。《山海经·海外东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淮南子·地

下图：这是在位于四川省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拍摄的1986年出土于三星堆2号“祭祀坑”的青铜神树（3月17日摄）。



形》说：“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在上述中原文献表达的观念中，宇宙中的神树是扶桑、建木，是十只太阳神鸟栖息和轮番工作的地方。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上的九只鸟，其实表现的就是太阳神鸟；之所“少一只”，是暗示还有一只正是天上的太阳。他认为：这种观念和表达与中原文明相同，证明了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分支。

《山海经》《淮南子》成书时期为战国秦汉，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古蜀文明的考古发现将人们认识的这种宇宙观念产生的时间提早了一千多年。

孙华撰文指出：古蜀文明对中国城市规划思想做出了贡献。古蜀国已经发现的都城遗址，无论是三星堆遗址、金沙村遗址和古蜀成都遗址，其规划都是将城市选址在一条东西向江河的南、北两岸，从而将都城划分为南、北两个城区。都城的北部是世俗功能区，都城的南部是宗教祭祀区，宫殿区则位于城市西北部的地势最高处。这种法像天地、人神分区的都城规划思想，在秦灭古蜀后被秦国所接受。直到隋唐时期，东都洛阳号称“神都”，其规划不同于西京长安，还体现了源自古蜀的规划思想。

古蜀文明还在技艺上做出创新。“尽管三星堆文化以来的青铜和玉石技术都非独立发明，但古蜀的人们却创造性地制作了具有很高艺术水准的青铜神像、人像、动物和植物群像，并将玉器工业发展到了一个‘狂野’的极致。”孙华表示。秦汉在四川设立制作特种工艺品的工场，“蜀郡工官”和“广汉工官”